



# 云物 如故乡



张怡微 / 著

异乡五年，蛰居华丽岛。  
看原乡故人，说他乡心事。

温情的“异乡人手记”

东童社出版社



# 云物 如故乡

张怡微 /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物如故乡 / 张怡微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74-1691-4

I. ①云…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9319号

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项目成果

2015 年度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品

责任编辑 刘 丛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封面题字 朱勇伟

图片摄影 张茹菁等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毫米×210毫米

7.75印张 57幅图 160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台湾 / 散文随笔

## 序

# 山川知异路

今年夏天里，我生了一场大病。开始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却不想缠绵了两个多月，耽搁了学业与写作。我总有浅浅的感知，我的身体是到台湾以后开始变得越来越弱。这里交织了年岁渐长，以及压力、体质的问题，也交织了其他复杂的情绪问题。通俗地说，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生瓶颈，展现为前所未有的厌倦与坏情人一般痴缠的疾病。

几年以来，关于两岸的风俗、文化、新闻我写了很多文章，有一些显然是不好的，有一些虽然不好但又是诚挚的，有一些什么意义都没有，只对我本人的记忆起了唤起的作用。如果当时没有给报纸、杂志写下这些点点滴滴，那么如今以我的记忆恐怕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可即使如此，从今往后，关于这些重复的、雷同的事，我也不再想多写什么了。那些新鲜的、炽热的、理想主义的文字，像少年时的宣誓一般成为

了可爱却羞赧的私人历史。再自信一些的时候，我会有更大的勇气面对过往的幼稚。

“幸运”的是，我短暂的求学经历，赶上了台湾两次“大选”，整个岛屿的情绪、氛围都有了极大的转变。能亲历这种变化，是原本的我从未想到的因缘。所以如今细读朱天心给蓝博洲写过的序言，文末引了朱天文喜欢的句子：“然而我确知曾经有那样一个晚上，世界在预言实现的边缘犹疑了一会儿，却朝向背反的方向去了。”稍微有了一点懂得。这种领会十分缓慢，需要漫长的时间。但不领会，其实也无妨。观光客不都是历史学家，学生也可能只想在未来赚钱，唯有有志于做事的人，会被小小部分的人看见他们曾经的努力。在这座岛屿，我当过那“小小部分”的人一两次，有过那么一两个晚上，内心曲折不足为外人道，仿佛也是人生里的小小彩蛋，我十分珍惜。

四年前我认识的许多朋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曾经给予我许多帮助的人，也一个又一个离开岛屿回到家。有时在台北，走在路上，会突然觉得，我好像不会再偶遇任何认识的人，这种感觉仿佛我刚来到台湾时的情形，却不如当年自在。因为热闹是来过的，只是悄然地又消失了，连无常都算不上。这样的感知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所需要调度的情绪也越来越节制，这令我有些灰心，但这灰心却不足以助悲。

我有时想，在我写过的那些看似轻甜的文字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生计又是什么。我想这就必须调出这几年来我在台北各大医院诊所留下的病例；又或者，我在各大商户留

下的消费记录，足以佐证在我健康时我又在做些什么。除此以外，那些寒暄的、商业的、无关痛痒的一切，都仿佛是对文学的讽刺，是对于经验的消费，也是浪费。好在，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种在时间上的，过劳与徒劳也唯有历经时间的检阅才会显出其真正价值。

开学后回到台北，我又沉沉地躺了一个多礼拜。直至全身症状减轻以后，疼痛囿于局部，令日常的一切都温和起来，不会那么迫切地告别白日，也不会绞尽苦楚与黑暗周旋。作为一个长期病号，能够与身体的局限不断地磨合，不失为一场知己知彼的战斗，总是虚晃一枪，或假意败阵而走。“好吧，该开工了。”每天清晨我对自己说，其实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力气这么做。这样的事居然也要看因缘，恐怕是一种天意的受戒。

那几日，连续几天台北的天气都很好。但因为身体不适，我没法在午后的阳光里多看哪怕一个字。于是就缓慢地做家务，晒被子、毯子，清洗少量的衣物，擦地板，整理衣橱，往往做完一圈就累得不行了，刚好吃个药。家务工作是繁殖性的，会越做越多，多出来的那部分，每一步都合情理，像是创造，又像疼痛的分娩。这令人不喜不悲，仿佛病中什么要紧事都没有做，却没有遗憾，只做了微量的劳动，并不值得骄傲，也并没有虚度。小时候我不太懂得“劳动”，如今却越来越懂得其中的深意。如果生计是生命内核，那劳动就是包裹它的柔软的仁，它要比教养、修为更可靠，是踏实，日复一日，像今天凶猛的病菌睡过头，它还是会醒来，但这样有何不可！

我在台北的家，位于秀明路一栋老公寓，被隔成好几户分租，我没见过其他租客，但从房东重新排定的地下管线可以知道，我们分享着来自同样缘由的霉味与虫害。大部分时候，除了看书、做家务以外，我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事要做，能看的电视也越来越少，很难想象我曾是那个每天捧着饭看《康熙来了》的大学生，而《康熙来了》今年也要落幕了，像一个时代的告别，像台湾之于我们、我们之于台湾的民间性的勾连，在那一刻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如果时间倒退三年，我恐怕能写出三千字的追忆文章；如果倒退两年，我应该会将之写入小说当作时间线。可如今，我用一百字完成了这复杂的告别。

什么都在改变，经验、审美，甚至性情。疾病是最好的参照，为人与人的区别做了细致的规定，也为感受性做了区隔。这场病中我最常读的两本书，一本是台湾麦田出版社寄给我的王安忆的新作《匿名》，另一本是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他们让我想起我这些年才开始迷恋的哲学家齐奥朗。

“只有在绝对的器官的痛苦之后，人才会变得抒情。”“痛苦的抒情在疾病中开始，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抒情的德性。”如同小说里被掳走抛去天地之间匿名山腹的“他”，被骤然取消了对城市经验与时间的感知，不得不重新找到生存秩序，也重新找寻着旧经验以外的生趣。

尤其今年以来，我每个月真正健康的日子不会超过五天，这真令人珍惜，玩乐也会格外尽兴，像花见盛世。快要告别了，如今我每天整理十本书扛去便利店代寄，回来拿筷子时手都在发抖，然而，心里是开心的。断舍离不再那么为难，恐怕

也是因为精力不够的缘故。我每天都在欢庆着精力不够，它降低物欲，也令人变得宽厚。在人生选择本可以更多的年纪，就这么不怎么选择，沉于酝酿简朴生计的“仁”……恐怕日后也是一条常走的路了。

于是乎，只有那宝贵的五天里我可以毫无负担地饮酒，毫无负担地诉情，毫无负担地穿越千山万水，毫无负担地承诺一年又一年。那是天微微开启的缝隙，漏出天光般狭长的勇气，热泪如倾。有时我想，如果永远这样下去……也是可以忍耐，可以珍惜。那么从今往后，我将每个月那五天累积起来，一生里会不会有那么完整的、绚烂的一年？

我给散文集定名为《云物如故乡》，缘故也大抵如此，因为更确切地说，这本书应该叫作“山川知异路”，那是我私人经验所亲历的陌生、哀愁与思念。希望那记录的是我曾经度过的每个月里最绚烂的那“五天”，最敏锐的那“五天”，最抒情的那“五天”。

张怡微

2015年10月19日于台北木栅



## 目 录

### 辑一 云物

烟火人间 \_\_\_\_\_ 3

这一些忧郁的琐屑 \_\_\_\_\_ 7

计程人生 \_\_\_\_\_ 12

有风终夜凉 \_\_\_\_\_ 17

剔心共印青竹下 \_\_\_\_\_ 19

复兴站 \_\_\_\_\_ 23

无根与无垠 \_\_\_\_\_ 26

得此大光明 \_\_\_\_\_ 29

彼此沉默的时候，其实正有天使飞过 \_\_\_\_\_ 32

人意烂漫，只向桃花开二分 \_\_\_\_\_ 35

安眠到晓日烘窗 \_\_\_\_\_ 37

人皆荒醉，但唱观音 \_\_\_\_\_ 40

石榴的繁叶深垂，据说是谁也没睡 \_\_\_\_\_ 43

|                   |    |
|-------------------|----|
| 一旦思想起，便历历如绘       | 45 |
| 然而那时候的窗外还是一片黑     | 48 |
| 我早该猜到事情不妙         | 50 |
| 服事与辛酸             | 52 |
| 你往前走，越看越深，最后就是一个人 | 55 |
| 相忘与泉涸             | 58 |

## 辑二 故乡

|            |     |
|------------|-----|
| 微光与低语的城市   | 63  |
| 何处得秋霜      | 68  |
| 就好像藏起回忆    | 72  |
| 君自何处来      | 74  |
| 病中流水       | 79  |
| 但离别是否这样可畏  | 82  |
| 雪花里的仙人掌    | 84  |
| 凉薄与耳热      | 88  |
| 说说那港都      | 92  |
| 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 | 96  |
| 世界如此来到你的面前 | 98  |
| 葛莉丝的安安     | 101 |
| 昨日的废墟      | 108 |
| 月下青春       | 110 |
| 你们的季节      | 115 |

风里密语 —— 119

日安，丝路 —— 123

### 辑三 山川

疾病与隐喻 —— 135

因我对之即使一瞥也无心 —— 140

总有人说我有读者，但我一直怀疑这是谎言 —— 143

云仙乐园 —— 146

山里江南 —— 149

但得你平安愿 —— 153

幸运时光，我总感到无常 —— 157

雾中窄门 —— 160

转眼又像不曾变卦 —— 163

说舞，说戏，说人生 —— 165

言语是怯场的，虽然也曾翩然来过 —— 168

### 辑四 异路

月既不解饮 —— 173

当时欲嫁 —— 177

人间自若 —— 180

这原本是一个诗的盛世 —— 185

二轮好片 —— 189

直到欲望随莲花开落 \_\_\_\_\_ 194

秘密读者 \_\_\_\_\_ 200

凤梨酥经济 \_\_\_\_\_ 205

馊水油风波 \_\_\_\_\_ 210

书市的料峭春寒 \_\_\_\_\_ 215

读书不是“小确幸” \_\_\_\_\_ 219

“台湾文学”内外 \_\_\_\_\_ 227

生态两难 \_\_\_\_\_ 231



辑一

云物



## 烟火人间

不知不觉就十一月了。一年之计，仿佛唯有到了此时，人才格外精神抖擞。既可以登高，看无边落木；亦能抒情，叹滚滚长江。我有时会希望时间跑得快些，有时又觉得未来未必更通融。于是一切不如守着当下，竟也成了一种独特的安宁。

台湾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它不怎么冷，尽管也凑热闹般的举城等候秋日莅临，吃秋蟹，过重阳，但气温总不配合，夏天的尾巴过于漫长，暖意袭人。心里的温存甚至能蔓延至集体记忆，成为守旧的一种。譬如每周六、周日打开电视，总有一个台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说到闽南语歌后江蕙与歌王洪荣宏。他们早年谈过恋爱，后来因为事业而分开，各自曲折。遥远的旧情，外加并没有什么热点新闻的两人，居然能被这样日常地一再播送，那大概也是隶属台湾的“红”——在世的、惋惜的其实又不关任何人事的往事，悠悠说起来就像朋友们坐在一起喝茶叙旧，说当年大家都认识的他与她，说那段青春里的可惜。昨晚不经意又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洪荣宏在江蕙小巨蛋的演唱会上与她对唱《一生只爱你





一人》，唱完了两人大拥抱，洪荣宏说：“是我老婆让我抱抱你。”江蕙说：“真的吗，那我们要再抱一个。”全场为他们动容。但因为这样的片段，常常能莫名其妙看上一段，漫长的哀苦，就连云我这个异乡人，居然也有点看习惯了。一边是中山北路“爱哭蕙”，一边是“窗外雨水滴，想起彼当时”，故人故事。

“想起彼当时”，这样的感受却未必只限于私情。最近看明史，好喜欢明代，那种恹恹的并不健康雄浑的时代气氛，一群不中用的统治者，富裕又孱弱，像每个人都会走过的“彼时正年轻”。这些三十岁已经阅尽人世风霜的帝王，手里握着根本握不住的天下，为了逃避尖锐的矛盾，宁愿醉心于成为一个不快乐的人。不知为何，却要比聪明的、世故的、雄浑的统治者迷人得多。他们更像是一个可以谈心的、世俗的人，相信天命，相信风雨如故，相信地老天荒。然而历史最有趣之处，莫过于它被遮蔽的部分，始终在时间褶皱中若隐若现。陈年的谜语，实在令人费心牵挂。于是历史的抒情，在于那些不完满的部分，被后人一再咀嚼、怀念。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尽情地做着自我投射，在别人的时代里徜徉过天命的伤痕，字字锥心。那恐怕就是阅读、写作的迷人之处。

去年有一部电影叫作《沼泽地》，拍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